



清刻龍藏佛說法變相圖

別譯雜阿含經初誦卷第一

禍三

失譯人名附錄

如是我聞一時佛在彌締羅國菴婆羅園爾時尊者善生初始出家剃除鬚髮來詣佛所頂禮佛足在一面坐佛告諸比丘此族姓子善生有二種端嚴禍三一容貌傀偉天姿挺特二能剃除鬚髮身服法衣深信家法會歸無常出家學道盡諸煩惱具足無漏心得解脫慧得解脫身證無為生死永盡梵行已立不受後有佛說是已即說偈言

比丘常寂定 除欲離生死 住最後邊身
能破於魔軍 修心斷諸結 端正無等倫
佛說是已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如是我聞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爾時世尊與無央數大眾圍繞說法當于爾

時有一比丘容色憔悴無有威德來詣佛所
頂禮佛足叉手合掌向諸比丘在一面坐時
諸比丘皆作是念今此比丘何故如是顏容
毀悴無有威德世尊爾時知諸比丘心之所
念即告之言汝諸比丘見彼比丘禮我已不
時諸比丘白佛言世尊唯然已見佛復告曰
汝等今者勿於彼所生下劣想何以故彼比
丘者所作已辦獲阿羅漢捨於重擔盡諸有
結得正解脫而今汝等不應於彼生輕賤想
汝等若當知見如我然後乃可籌量於彼若

妄稱量則爲自損爾時世尊即說偈言

孔雀雖以色嚴身 不如鴻鵠能高飛
外形雖有美容儀 未若斷漏功德尊
今此比丘猶良馬 能善調伏其心行
斷欲滅結離生死 受後邊身壞魔軍

佛說是已諸比丘等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如是我聞一時佛住王舍城迦蘭陀竹林爾
時提婆達多獲得四禪而作是念此摩竭提
國誰爲最勝覆自思惟今日太子阿闍世者
當紹王位我今若得調伏彼者則能控御一
國人民時提婆達多作是念已即往詣阿闍
世所作化作象寶從門而入非門而出又化作
馬寶亦復如是又復化作沙門從門而入飛
虛而出又化作小兒衆寶瓔珞莊嚴其身
在阿闍世膝上時阿闍世抱取嗚啞唾其口中
提婆達多貪利養故即咽其唾提婆達多變
小兒形還復本身時阿闍世見是事已即生
邪見謂提婆達多神通變化踰於世尊時阿
闍世於提婆達多所深生敬信日送五百車
食而以與之提婆達多與其徒衆五百人俱

共受其供時有眾多比丘著衣持鉢入城乞食飯食已訖往詣佛所白佛言世尊向以時到入城乞食見提婆達多招集遠近大獲供養佛告諸比丘汝等不應於提婆達多所生願羨心所以者何此提婆達多必為利養之

所傷害譬如芭蕉生實則死蘆竹駮驢騾懷妊等亦復如是提婆達多得於利養如彼無異提婆達多愚癡無智不識義理長夜受苦是故汝等若見於彼提婆達多為於利養之所危害宜應捨棄貪求之事審諦觀察當作

是解莫貪利養即說偈言

佛三

三

芭蕉生實死 蘆竹葦亦然 貪利者如是 必能自傷損 而此利養者 常為衰損減 櫻愚為利養 能害於淨善 譬如多羅樹 斬則更不生

佛說此已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如是我聞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爾時眾多比丘食時已到著衣持鉢入城乞食時諸比丘聞釋子象首比丘在於城內遇病命終食訖迴還往至佛所禮佛足已在一

面坐白佛言世尊我等比丘晨朝著衣持鉢入城乞食聞象首比丘其命已終唯願世尊為我解說象首比丘為生何處受何果報佛告諸比丘夫能增長三非法者身壞命終必墮地獄云何名為三種非法所謂增長慳貪愚癡瞋恚今此比丘犯三非法比丘當知墮

於地獄爾時世尊即說偈言

若生不善心 成就貪瞋癡 此身自作惡 還復害於已 如芭蕉生實 自害於其身 若無貪瞋癡 是名為智慧 不害於己身

是名勝丈夫 是以應除斷 貪瞋癡大患
時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如是我聞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爾時長老難陀著鮮淨衣執持好鉢意氣憍
慢陵懣餘人自貢高言我是佛弟姨母之子

爾時衆多比丘往至佛所頂禮佛足在一面
坐白佛言世尊難陀比丘著鮮淨衣手持淨
鉢稱是佛弟云是姨子內自憍矜凌懣餘人
佛聞語已遣一比丘往召難陀時一比丘受
佛勅已往至其所語難陀言世尊喚汝難陀

聞已即詣佛所頂禮佛足在一面立佛告難
陀汝實著鮮潔衣手持好鉢稱是佛弟姨母
之子憍慢於大人有是事不難陀答言實爾
世尊佛告難陀汝今不應作如是事汝今應
當樂阿練若處塚間樹下納衣乞食若是我

弟姨母所生應當修行如是等事爾時世尊
即說偈言

我當云何見 難陀樂苦行 如彼阿練若
塚間坐乞食 山林閑靜處 捨欲而入定
佛說是偈已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如是我聞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爾時尊者難陀往至佛所頂禮佛足在一面
坐爾時世尊告諸比丘善說法中難陀比丘
最為第一容儀端正豪姓之子難陀比丘最
為第一能捨盛欲難陀比丘最為第一收攝

諸根飲食知量於初後夜精勤修道修念覺
意常現在前難陀比丘最為第一云何名難
陀比丘能攝諸根不著色聲香味觸法是名
難陀能攝諸根云何名難陀比丘飲食知量
食以止飢不爲色力爲修梵行纔自取足如

似脂車又如治癰不爲色力肥鮮端正名
難陀飲食知量云何名難陀比丘於初後夜
精勤修道晝則經行夜則坐禪除陰蓋心於
其初夜洗足已訖正身端坐繫念在前入于
禪定訖於初夜又於中夜右脇著地足足相
累繫心在前修念覺意於後夜初正身端坐
繫念在前而此難陀於初後夜專心行道等
無有異族姓子難陀得最上念覺難陀比丘
檢心不散正觀東方南西北方亦復如是檢
心觀察不令錯亂苦受樂受不苦不樂受悉
知緣起知此諸受起滅久近亦知諸想起滅
因緣亦知諸覺當住起滅因緣令諸比丘當
作是學守攝諸根飲食知量初中後夜精勤
修習修最上念覺當如難陀佛告諸比丘我
今教汝學難陀比丘所修之行設有比丘所

修之行猶如難陀我今亦當教汝等學爾時
世尊即說偈言

若能善攝諸根者 亦能繫念節飲食
是則名爲有智人 善知心起之體相
難陀如是我所歎 汝等應當如是學

佛說是已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如是我聞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爾時有比丘名曰室師是佛姑子恃佛故恒
懷憍慢不敬長老有德比丘無有慚愧每常
多言若諸比丘少有所說便生瞋恚時諸比
丘見其如是往詣佛所合掌禮足在一面坐
白佛言世尊室師比丘常生憍慢自說我是
佛姑之子輕慢諸餘長老比丘恒多言說若
諸比丘少有所說便生瞋恚佛告諸比丘汝
等今者可往喚彼室師比丘諸比丘等受佛

教已往喚室師室師受勅即詣佛所禮佛足
已在一面立如來爾時告室師言汝見諸長
宿比丘無恭敬心無慚無愧自多言說若諸
比丘少有所說便生瞋忿爲實爾不室師白
言實爾世尊佛告室師汝今若是我姑之子
應於宿德長老諸比丘深生恭敬有慚有愧
應自少語聞他所說宜應忍受爾時世尊即
說偈言

恒應修善莫生瞋 若生瞋恚名不善
室師汝今於我所 宜應斷瞋及憍慢

習行諸善修梵行 若如是者我慶悅
佛說是已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如是我聞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爾時毗舍佉沙門般闍羅子於講堂上集諸
比丘而爲說法言辭圓滿所說無滯能令大

衆聞者悅豫聽之無厭即得悟解時諸比丘
聞其所說踊躍歡喜至心聽受供養恭敬檢
心專意聽其說法不爲利養及與名稱應義
才辯無有窮盡能令聞者憶持不忘時會大
衆皆如是聽有諸比丘往詣佛所頂禮佛足
在一面立白佛言世尊毗舍佉沙門般闍羅
子在講堂上爲衆說法不爲利養名稱讚歎
應義辯才無有窮盡能令聞者憶持不忘佛
告諸比丘汝可往喚彼毗舍佉沙門般闍羅子時
諸比丘受教往喚毗舍佉沙門般闍羅子時
所頂禮佛足在一面立佛問毗舍佉沙門般
集諸比丘爲其說法乃至令諸比丘至心聽
受有是事不答言實爾佛讚之言善哉善哉
毗舍佉沙門般闍羅子在講堂上爲其說法又
復不爲利養名稱言辭圓滿聞者歡喜至心

信受汝自今已後常應如是說法饒益汝諸比丘若多若少應行二事一者應說法要二者若無所說應當默然不得論說諸餘俗事汝等今者莫輕默然而默然者有利益爾時世尊即說偈言

若諸大眾中 愚智共聚集 若未有所說 人則不別知 若有所顯說 然後乃別知 是故汝今者 常應說法要 熾然於法炬 豎立仙聖幢 諸阿羅漢等 咸妙法為幢 諸仙勝人等 以善語為幢

佛說是已諸比丘等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如是我聞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當于爾時有眾多比丘集講堂中各作衣服 時有一年少比丘出家未久新受具戒在僧 中坐不作僧衣時諸比丘作衣已訖徃至佛

所頂禮佛足在一面坐諸比丘白佛言世尊我等比丘在講堂中裁作衣服此年少比丘在僧中坐不為眾僧造作衣服佛告年少比丘言汝實不佐眾僧而作衣耶比丘白佛言世尊我隨力所能亦為僧作爾時世尊知彼比丘心之所念告諸比丘汝等勿嫌年少比丘無所作也彼比丘者所作已辦得阿羅漢諸漏已盡捨於重擔獲於正智心得解脫爾時世尊即說偈言

我涅槃法終不為彼 懈怠無智之所獲得 猶如良馬 上大丈夫 斷除愛結 盡諸煩惱 除祛四取 獲于寂滅 能壞魔軍 住最後身 佛說是已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如是我聞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時有一比丘名曰長老獨止一房讚歎獨住

時諸比丘往詣佛所頂禮佛足在一面坐白
佛言世尊此長老比丘讚歎獨住獨行獨坐
佛告比丘汝可喚彼長老比丘時一比丘往
至其所語長老言世尊喚汝長老比丘受教
勅已來詣佛所頂禮佛足在一面立佛告長
老汝實獨住讚歎獨坐行法耶長老白佛言
實爾世尊佛復告言汝今云何樂於獨住讚
歎獨住長老白佛言世尊我實獨入聚落獨
出獨坐佛復告言更有獨住勝汝獨住何等
是耶欲本乾竭來欲不起現欲不生是名婆
羅門無我我所斷於疑結遠離諸入滅於煩
惱爾時世尊即說偈言
一切世間我悉知之捨棄一切盡諸愛結
如此勝法名爲獨住
佛說是已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如是我聞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爾時長老僧鉗從驕薩羅國遊行至舍衛國
到祇樹給孤獨園爾時本貳知僧鉗來至舍
衛國著衣服嬰珞種種莊嚴攜將其子至僧
鉗房時尊者僧鉗露地經行到尊者所而語
之言我子稚小不能自活故來相見尊者雖
與相見不共其語第二第三亦作是說尊者
僧鉗雖復相對了不顧視亦不與語本貳即
言我來見爾不共我語此是爾子爾自養活
著經行道頭棄之而去遠住遙看爾時尊者
亦復不共子語本貳復自思念此今沙門善
得解脫能斷愛結彼仙所斷盡以獲得不滿
所願還來取兒負還向家爾時世尊以淨天
耳過於人耳具聞僧鉗本貳所說爾時世尊
即說偈言

見來亦不喜 見去亦不憂 捨除愛欲著

最上婆羅門 來時既不喜 去時亦不憂

離垢清淨行 名智婆羅門

佛說是偈已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善生及惡色 提婆并象首 二難陀室師

般闍羅年少 長老并僧鉗

如是我聞一時佛住王舍城仙人山中時尊

者阿難處於閑靜默自思惟世尊昔來說三

種香所謂根莖華香一切諸香不出此三然

三種香順風則聞逆風不聞尊者阿難思惟

是已即從座起往至佛所禮佛足畢十在一面

立白佛言世尊我於向者獨處閑靜默自思

惟世尊所說根莖華香三種之香眾香中上

然其香氣順風則聞逆則不聞世尊頗復有

香逆風順風皆能聞不佛告阿難如是如是

世有好香順逆皆聞何者是耶若聚落城邑

若男若女修治不殺不盜不婬不妄語不飲

酒若諸天及得天眼者盡皆稱歎彼城邑聚

落若男若女持五戒者如是戒香順逆俱聞

爾時世尊即說偈言

若栴檀沉水 根莖及華葉 此香順風聞

逆風無聞者 持戒香丈夫 芳馨遍世界

名聞滿十方 逆順悉聞之 栴檀及沉水

優鉢羅跋師 如此香微妙 不如持戒香

如是種種香 所聞處不遠 戒香聞十方

殊勝諸天香 如此清淨戒 不放逸為本

安住無漏法 正智得解脫 眾魔雖欲求

莫知其方所 是名安隱道 此道最清淨

求離於諸向 捨棄於眾趣

說是偈已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福三

十一

如是我聞一時佛遊摩竭提國與千比丘俱
先是婆羅門耆舊有德獲阿羅漢諸漏已盡
盡諸有結所作已辦捨於重擔逮得已利如
來往至善住天寺祠祀林中頻婆娑羅王聞
佛到彼祠祀林間時頻婆娑羅王即將騎隊
有萬八千輦輿車乘萬有二千婆羅門居士
數千億萬前後圍遶往詣佛所至佛所已捨
象馬車釋其容飾往至佛所長跪合掌白佛
言世尊我是摩竭提王頻婆娑羅三自稱說
佛言如是如是摩竭提王頻婆娑羅時頻婆
娑羅禮佛足已在一面坐摩竭提國諸婆羅
門及以長者禮佛足已各前就坐時此座中
或有舉手或默然坐爾時優樓頻螺迦葉坐
於佛所摩竭提人咸生疑惑而作是念為佛
是師為優樓迦葉是師耶爾時世尊知摩竭

提人深心所念即以偈頌問迦葉曰
汝於優樓所 久修事火法 今以何因緣
卒得離斯業
優樓頻螺迦葉以偈答曰
我先事火時 貪嗜於美味 及以五欲色
此皆是垢穢 以是故棄捨 事火祠火法
爾時世尊復說偈言
我知汝不樂 五欲及色味 汝今所信樂
當為人天說
尊者優樓頻螺迦葉復說偈言
我先甚愚癡 不識至真法 祠祀火苦行
謂為解脫因 譬如生盲者 不見解脫道
今遇大人龍 示我正見法 今日始覩見
無為正真跡 利益於一切 調御令解脫
佛出現於世 開示於真諦 令諸舍生類

楊三

十二

咸得覩慧光

爾時世尊復說偈言

汝今爲善來 所求事已得 汝有善思力

能別最勝法 汝今應觀察 大衆之深心

爲其現神變 使彼生敬信

尊者優樓頻螺迦葉即時入定起諸神通身

昇虛空坐卧經行即於東方行住坐卧現四

威儀身上出水身下出火身下出水身上出

火入火光三昧出種種光色於其東方現其

神變南西北方亦復如是現神足已在佛前

住頂禮佛足合掌而言大聖世尊是我之師

我於今者是佛之子佛言如是如是汝從我

學是我弟子佛復命言還就汝座時摩竭提

頻婆娑羅王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如是我聞一時佛在王舍城迦蘭陀竹林爾

時有陀驃比丘力士之子世尊于時勅陀驃

比丘料理僧事陀驃比丘奉命典知後於一

時有一比丘名彌多求於衆僧次應當受請

陀驃命時即依僧次遣彌多求比丘應請詣

彼值彼設供飲食麤澀如是再三私自惆悵

生大苦惱向其姊妹彌多羅比丘尼說陀驃

所差因緣每得麤澀苦惱於我即語彌多羅

比丘尼言姊妹陀驃比丘三以惡食苦惱於

我而汝今者寧不爲我設諸方便報彼怨耶

彌多羅比丘尼言我當云何能得相佐彌多

求比丘言爲汝計者汝往佛所言陀驃比丘

先於我所作非梵行我當證言實爾實爾彌

多羅比丘尼言我當云何於淨戒人而作毀

謗彌多求言姊妹汝若不能爲我作此事者

我自今後更復不能與汝言語比丘尼言汝

意必爾我當從汝彌多求比丘言姊妹我今先去汝可後來彌多求比丘往至佛所禮佛足已在一面坐彌多羅比丘尼復詣佛所禮佛足已在一面立白佛言世尊云何陀驪力士子乃於我所作非梵行彌多求比丘言實爾世尊時陀驪比丘在大眾中佛告陀驪比丘言聞是語不爾時陀驪比丘白佛言世尊佛自知我佛告陀驪汝今不應作如是語若作是事汝當言憶若不作者當言不憶即白佛言世尊我實不憶有如此事時羅睺羅白佛言世尊此陀驪比丘共彌多羅比丘尼作非梵行彌多求比丘證言我見陀驪比丘於彌多羅比丘尼所作非梵行陀驪比丘欲何所道佛告羅睺羅若彼彌多羅比丘尼誣謗於汝言羅睺羅今於我所作非梵行彌多求

比丘亦復證言我實見羅睺羅於彼彌多羅比丘尼所作非梵行汝何所道羅睺羅白佛言世尊我若被誣唯言婆伽婆自證知我佛告羅睺羅汝尚知爾況彼清淨無有所犯而當不知作如是語佛告諸比丘汝等可為陀驪比丘作憶念羯磨彌多羅比丘尼以自言故為作滅擯爾時諸比丘受佛勅已於彌多求比丘苦切檢校語彌多求比丘言陀驪比丘共彌多羅比丘尼作非梵行為何處見為獨見耶為共人見如是責問彌多求比丘不能得對方言誣誑陀驪比丘先於僧次差我受請三得麤食我今實以貪瞋癡故而生此謗爾時世尊出於靜室在眾僧前敷座而坐諸比丘等白佛言世尊已為陀驪比丘作憶念羯磨復為彌多羅比丘尼作滅擯竟已為

問彌多求知其虛謗爾時世尊即說偈言

若成就一切 所謂虛妄語 則爲棄後世

無惡而不造 寧當以此身 吞食熱鐵丸

不以破戒身 而受淨信施

佛說是已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如是我聞一時佛在王舍城迦蘭陀竹林爾

時陀驃比丘往詣佛所於大衆中頂禮佛足

白佛言世尊我於今者欲入涅槃唯願世尊

聽我滅度如是三請佛告陀驃汝入涅槃我

不遮汝時陀驃比丘於如來前作十八種變

踊身虛空佛三即於東方現四威儀青黃赤白種

種色像或現爲水或現火聚身上出水身下

出火身下出水身上出火或現大身滿虛空

中或復現小履水如地履地如水南西北方

亦復如是作是事已即於空中入火光三昧

光炎熾然如火聚即入涅槃無有遺燼猶

如酥油一時融盡爾時世尊即說偈言

譬如熱鐵 推打星流 散已尋滅 莫知所至

得正解脫 亦復如是 已出煩惱 諸欲汙泥

莫能知彼 所趣方所

佛說是已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如是我聞一時佛遊北摩竭陀國挑河樹林

見放牧人稱此林中有鴛掘魔羅賊或傷害

人佛告牧人言彼賊或能不見傷害即便前

進復見牧人亦作是語佛如前答至於再三

佛故答言彼惡人者或不見害佛到林中鴛

掘魔羅遙見佛來左手持鞘右手拔刀騰躍

而來彼雖奔走如來徐步不能得及鴛掘魔

羅極走力盡而語佛言住住沙門佛語之言

我今常住汝自不住鴛掘魔羅即說偈言

沙門行不止 自言我常住 我今實自住
爾言我不住 云何爾言住 道我行不住
爾時世尊即說偈言

我於諸衆生 久捨刀杖害 汝惱亂衆生
不捨是惡業 是故我言住 汝名爲不住

我於有形類 捨諸毒惡害 汝不止惡業

常作不善行 是故我言住 汝名爲不住

我於諸有命 捨除衆惱害 汝害有生命

未除黑闇業 以是我言住 汝名爲不住

我樂於已法 攝心不放逸 汝不見四諦

一切所不信 是名我實住 汝名爲不住

鴛掘魔羅復說偈言

我久住曠野 未見如此人 婆伽婆來此

示我以善法 我久修惡業 今日悉捨離

我今聽汝說 順法斷諸惡 以刀內鞘中

投棄於深坑 即便稽首禮 歸命於世尊

信心甚猛利 發意求出家 佛起大悲心

饒益諸世間 尋言汝善來 便得成沙門

爾時鴛掘魔羅族姓子鬚髮自落被服法衣

已得出家處於空靜心無放逸專精行道勤

修精進以能專精攝心正念修無上梵行盡

諸苦際於現法中自身取證明知已法自知

我生已盡梵行已立所作已辦不受後有爾

時尊者無害已成羅漢得解脫樂即說偈言

我今字無害 後爲大殘害 我今名有實

真實是無害 我今身離害 口意亦復然

終不害於他 是眞名無害 我本血塗身

故名鴛掘魔 爲大駛流漂 是故歸依佛

歸依得具戒 即逮得三明 具知佛教法

遵奉而修行 世間調御者 治以刀杖捶

鐵鉤及鞭轡	種種諸楚撻	世尊大調御
捨離諸惡法	去離刀杖捶	真是正調御
度水須橋船	直箭須用火	匠由斤斧正
智以慧自調	若人先造惡	後止不復作
是照於世間	如月雲翳消	若人先放逸
後止不放逸	正念離棘毒	專心度彼岸
作惡業已訖	必應墮惡趣	蒙佛除我罪
得免於惡業	諸人得我說	皆除怨結心
當以忍淨眼	佛說無諍勝	

如是我聞一時佛在王舍城迦蘭陀竹林中
爾時有一比丘天未明曉往趣河邊褰疊衣服安著一處入河洗浴露形出水於河岸上
晞乾其身有天放光照彼河岸語比丘言汝
出家未久盛壯好髮何不受五欲樂非時出
家比丘答言我今出家正是其時獲於非時

天語沙門云何出家是時獲於非時沙門答
言佛世尊說五欲是時佛法是非時五欲之
樂受味甚少其患滋多憂惱所集我佛法中
現身受證無諸熱惱諸有所作不觀時日種
少微緣獲大果報天復問言佛云何說五欲
是時云何佛法名為非時比丘答言我既年
稚出家未久學日又淺豈自能宣如來至真
廣大深義婆伽婆今者在近迦蘭陀竹林爾
可自往問其疑惑天答之言今佛侍從大威
德天盈集左右如我弱劣不能得見汝今為
我往白世尊如來慈矜若垂聽許我當詣彼
諮啓所疑比丘答言汝若能往我當為汝啓
白世尊天復答言我隨汝往詣世尊所爾時
比丘往詣佛所頂禮佛足在一面立具以天
問而白世尊爾時世尊即說偈言

楞三

十八

名色中生想 謂為真實有 當知如斯人
是名屬死徑 若識於名色 本空無有性
是名尊敬佛 永離於諸趣
佛問天曰汝解已未天即答言未解世尊佛
復說偈言

勝慢及等慢 并及不如慢 有此三慢者
是可有諍論 滅除此三慢 是名不動想
佛告天曰汝解已未天答佛言未解世尊佛
復說偈言

斷愛及名色 滅除三種慢 不觸於諸欲
滅除於瞋恚 拔除諸毒根 諸想願欲盡
若能如是者 得度生死海
天白佛言我今已解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
奉行

如是我聞一時佛在王舍城迦蘭陀竹林爾

時有一比丘於清晨朝往趣河邊脫衣洗浴
還出岸上晞乾其身有天放光照于河岸問
比丘言比丘此是巢窟夜則煙出晝則火然
有婆羅門見是事已破彼巢窟并掘其地時
有智人語婆羅門言以刀掘地見有一龜婆
羅門言取是龜來復語掘地見一蝮蛇語令
捉取復語掘地見一肉段語令挽取復語掘
地見一刀舍婆羅門言此是刀舍語令掘取
復語掘地見楞祇芒毒蟲語令掘取復語掘
地見有二道復語掘出語更掘地見有石聚
語令出石復語掘地見有一龍婆羅門言莫
惱於龍即跪彼龍天語比丘言莫忘我語可
以問佛佛有所說至心憶持所以者何我不
見若天若魔若梵有能分別者除佛及以聲
聞弟子比丘無能得解如是問者爾時比丘

往至佛所頂禮佛足在一面立所聞天語具
 向佛說世尊云何巢窟夜則煙出晝則火然
 誰是婆羅門誰是智人云何是刀云何是掘
 云何為龜云何蝮蛇云何肉段云何刀舍云
 何楞祇芒毒蟲云何二道云何石聚云何名
 龍佛告比丘諦聽諦聽當為汝說巢窟者所
 謂是身受於父母精氣四大和合衣食長養
 乃得成身而此身者會至散敗臃脹蟲爛乃
 至碎壞夜煙出者種種覺觀晝火然者從身
 口業廣有所作婆羅門者即是如來有智人
 者即諸聲聞刀喻智慧掘地者喻於精進龜
 者喻於五蓋蝮蛇者喻瞋惱害肉段者喻慳
 貪嫉妬刀舍者喻五欲楞祇芒毒蟲喻如愚
 癡二道者喻於疑諸石聚者喻於我慢龍者
 喻於羅漢盡諸有結爾時世尊即說偈言

巢窟名為身 覺觀如彼煙 造作如火然
 婆羅門如佛 智人是聲聞 刀即是智慧
 掘地喻精進 五蓋猶如龜 瞋恚如蝮蛇
 貪嫉如肉段 五欲如刀舍 愚癡如楞祇
 疑者如二道 我見如石聚 汝今莫惱龍
 龍是真羅漢 福三 善答問難者 唯有佛世尊 三十
 佛說是已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如是我聞一時佛在波羅柰國仙人鹿野苑
 中爾時世尊著衣持鉢入波羅柰城見一比
 丘身意不定諸根散亂時彼比丘遙見佛已
 低頭慚愧佛乞食已洗足入僧坊中出於靜
 室坐僧眾中語諸比丘言我於今朝見一比
 丘不攝諸根時彼比丘遙見我已慚愧色
 低頭撿情為是誰耶時彼比丘即於座起以
 郁多羅僧著右肩上叉手合掌白佛言世尊

心意不定諸根散者即我身是也佛言善哉
比丘見我乃能檢情攝意見諸比丘比丘尼
優婆塞優婆夷亦當如是檢情攝意如似見
我汝能如是於長夜中安樂利益有一比丘
即於佛前而說偈言

比丘乞食入聚落 心意縱亂不暫定

見佛精進攝諸根 是故佛稱為善哉

如是我聞一時佛在波羅柰國古仙人住處
鹿野苑中爾時世尊時到著衣持鉢入城乞
食有一比丘在天祠邊禍三心念惡覺嗜欲在心
時佛世尊語比丘言比丘二二汝種苦子極
為鄙穢諸根惡漏有漏汁處必有蠅集爾時
比丘聞佛所說知佛世尊識其心念生大怖
畏身毛皆豎疾疾而去佛乞食還食已洗足
還僧坊中入靜房坐從靜房出在眾僧前敷

座而坐佛告諸比丘我今入城乞食見一比
丘在天祠邊心念惡覺嗜欲在心我即語言
比丘比丘汝種苦子極為鄙穢諸根惡漏有
漏汁處必有蠅集是時比丘聞佛所說生大
驚怖身毛皆豎疾疾而去佛說是已有一比
丘從座而起叉手合掌白佛言世尊云何名
種苦子云何名為鄙穢云何名為惡漏云何
名為蠅集佛言諦聽諦聽當為汝說瞋恚嫌
害名種苦子縱心五欲名為鄙穢由六觸入
不攝戒行名為惡漏煩惱止住能起無明僞
慢無慙無愧起諸結使所謂蠅集爾時世尊
即說偈言

若有不攝諸根者 增長欲愛種苦子
作諸鄙穢常流出 親近欲覺惱害覺
若在聚落空閑處 心終無有暫樂時

若於已身修正定 修集諸通得三明
 彼得快樂安隱眠 能滅覺蠅使無餘
 能修得行住健處 履行聖跡到善方
 得正智跡終不還 入於涅槃寂滅樂
 佛說是已諸比丘聞已歡喜奉行

如是我聞一時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爾時有一比丘著衣持鉢入城乞食食已迴
 還洗足攝持坐具入得眼林中在一樹下敷
 草而坐起惡覺觀貪嗜五欲得眼林神知比
 丘念念於不淨在此林中不應嗜惡作如是
 念我當寤寤即作是言比丘比丘何故作瘡
 比丘答言我當覆之林神復語汝瘡如瓊以
 何覆之比丘答言我以念覺用覆此瘡林神
 讚言善哉善哉今此比丘善知覆瘡真實覆
 瘡佛以清淨天耳聞彼林神共比丘語爾時

世尊即說偈言

世間嗜惡 邪意所作 瘡疣已生 眾蠅啖食
 嗜欲即瘡 覺觀即蠅 我慢依貪 鑽丈夫心
 貪利名稱 疑惑所著 不知出要 內心修定
 具學諸通 此不作瘡 安隱見佛 能得涅槃

說此偈已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如是我聞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爾時眾多比丘著衣持鉢入城乞食爾時有
 一年少新學比丘不以時節入於聚落時諸
 比丘處處見彼新學比丘而語之言汝今新
 學未知對治法門云何處處經歷諸家新學
 比丘白諸比丘言大德諸長老等皆往諸家
 云何遮我不至諸家時諸比丘乞食食已收
 攝衣鉢洗足已往至佛所頂禮佛足在一面
 坐諸比丘等白佛言世尊我等入城乞食見

禡三

二十三

禡三

二十三

